

合 浦 珠



目 录

第一回	梅花楼酒钱赠侠客.....	1
第二回	秋烟婢两度醉春风.....	8
第三回	访青楼誓缔鸳鸯.....	16
第四回	陷罗网同窗急难.....	25
第五回	蠢头颅在寻风月.....	34
第六回	有心人巧窃花枝.....	44
第七回	传情锦字为怜才.....	52
第八回	触怒权奸因却媚.....	62
第九回	投兰若侠客除凶.....	69
第十回	咏雪诗当垆一笑.....	76
第十一回	因赛神计劫兰闺秀.....	85
第十二回	为深情魂遗金凤钗.....	95
第十三回	金山寺冤鬼现身.....	104
第十四回	明月珠东床中选.....	113
第十五回	小罗浮旧约重谐.....	124
第十六回	春明门挂冠归隐.....	135

第一回 梅花楼酒钱赠侠客

词曰：

韶光迟速，体名利关心。尘途碌碌，门外莺啼，正值春江拖绿，襟怀潇洒须祛俗。缔心交，芝兰同馥，草堂清昼，弹琴话古，讽梅哦竹。凭世上雨云翻覆，唯男儿倜傥，别开看目。莫笑寒酸，自有文章盈腹。翠帏遥想人如玉，待他年贮伊。金屋画哦，窗下赓诗，花底河流方足。

右调《疏帘淡月》

又诗曰：

才子自应迷美媛，不须仙洞觅胡麻。

请君试看明珠报，莫谓今无古押衙。

话说人生七尺躯，虽不可儿女情长、英雄志短，然晋人有云：

“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故才子必须佳人为匹。假使有了雕龙绣虎之才，乃琴瑟乖和，不能觅一如花似玉，知音咏絮之妇，则才子之情不见，而才子之名亦虚。是以相如三弄求凰之曲，元稹待月西厢之下，千古以来，但闻其风流蕴藉，啧啧人口，未尝以其情深儿女，置而不谈。

予今不及远拾异闻，姑以耳目所及，衍述成编，以为风月场中谈资一助。

这段佳话在明朝天启中，有一钱生者，讳兰，字九畹，排行十一，原籍金陵人氏。其父中丞公，历宦浙西，因见姑苏风物清妍，山水秀丽，遂买宅于胥门内大街。兰生五岁，中丞公即已弃世，其母魏夫人，有治家材，且严于规训。兰亦天性颖敏，至十岁便能属文，通《离骚》，兼秦汉诸史。及年十七，即以案首入伴，虽先达名流，见

其诗文，莫不啧啧赞赏，翕然推伏。兰亦自负，谓一第易于指掌。其居金陵祖宅，讳叫一鹤者，兰之嫡堂叔也，以恩荫，现任山东郡守。

兰门第既高，又笔名藉甚，况生得面秀神清，皎如玉树，虽卫玠、潘安无以逾也。因此吴郡缙绅巨族，咸欲得兰为婿，央媒议姻的，门无虚日。魏夫人因以年齿渐长，择其门堵相对者，将欲许光，兰以功名未就，力为阻止。尝读《娇红传》，废卷而叹道：“不遇佳人，何名才子？我若不得一个敏慧闺秀，才色双全的，誓愿终身不娶！”家有数婢，曰红叶，曰秋烟，曰桂子，曰绣琴，皆十六七岁的佳丽人也；然兰无一当意者。群婢中，唯秋烟尤觉艳丽，狡慧机警，能猜人意中事，兰稍注念，往往因事杂人稠，亦未及向海棠枝上试腥红。所与交游，皆当世名流韵士，其同窗社友最为相知莫逆，唯有崔子文、李若虚两个。每自会文功课之暇，必与二人寻芳拾草，以饮酒赋诗为乐。

一日，值二月中旬，苏人游虎丘者，契榼携壶，纷纷接踵。又闻梅花楼洒肆甚佳，钱生游兴勃然，遂致柬邀订崔、李。至期，二子以事阻不果，钱生怅然道：“俗哉！二君。何酒以尘务相绊，误我游兴？”有一书僮，唤做紫箫，在旁相劝道：“既崔、李二相公有事不来，趁此风月清美，相公何不自去随喜？这叫做‘乘兴而往，兴尽则返’，何必见戴？”钱生点头微笑道：“不意汝亦能解说佳话。”遂携杖头钱，令紫箫随往。到了虎丘，果见画船鳞次，罗绮如云，乃觅幽胜之处，徘徊片晌，始诣梅花楼，沽酒独酌。只是楼中饮侣满座，皆酒后暄语，俗气逼人。钱生不胜厌闷，持杯而起，倚窗遥望，见淡烟芳草之中，乃真娘墓也，因朗吟白香山之诗云：

真娘墓，虎丘道，不误真娘镜中面，唯见真娘墓头草。霜摧桃李风折莲，真娘死时犹少年。脂肤荑手不牢固，世间尤物难留连。难留连，易销歇，塞北花，江南云。

吟咏至再，兴犹未已，乃问店家索取笔砚，向那粉壁之上，题着七言古体一篇。

诗曰：

春风处处黄鸟啼，桃花李花争芳菲；

花了笑语人不见，花外香尘暗拂衣。

虎丘山寺钟声晓，虎丘山路生芳草；

香车宝马往来多，水色山光领略少。

我来选胜破春愁，拂衣独酌梅花楼；

楼中寂寞添幽绪，遥见真娘墓边树。

翠细罗衫化作尘，墓门留得诗人句；

镜里娇容想着时，只今烟袅绿杨枝。

可怜不是巫山雨，恼乱襄王起艳思。

钱生题讫，自吟自笑，连饮数杯，俄而日已亭午，遂与紫箫下楼。只见店主面红耳涨，扯住了一个穿白的人，正在那里喧沸。在旁观看的，纷纷说道：“这也忒杀奇哉，真正是个无赖棍徒，白撞酒食。”或笑或骂，或欲挥拳相向，或劝店家剥取衣服。观那穿白的人，却又面不改容，昂昂自若。

钱生不解其故，向前诘问，店主道：“这人素昧平生，日昨忽到小店沽饮，欠银三钱，毫厘不还。说道：‘寓在专诸巷内，待至明日来饮，一并还清。’老拙万分不肯，见他又不像个哄骗之徒，只得破格应允。到了今早，果然又来。老拙道他是个信实君子，仍与酒馔，大饮大嚼，谁料身边原无半文。念小店贷本营生，哪有酒肉与人白吃

之理，不由老汉不怒从心起，为此与他厮闹。”钱生笑道：“事亦甚小，我看此友不是寻常之辈，所欠若干，少顷与我酒钱一齐等还，不消发话。”店主慌忙致谢道：“既承相公应认，老拙再有何言？”

钱生一手携了那人，重上楼来，施礼坐定，从容问道：“老丈眉宇轩轩，决非尘埃中人物，何故欠少酒债，致受小人之侮？”那人答道：“不才邀游湖海，闻说苏杭乃是天下名郡，故不远而来，却因盘桓日久，资斧空乏。近有故人，订在虎丘相晤，故每日到此，无聊之际，沽饮三杯，耐店主不能识人，辄尔晓晓。”又问其居址姓名，那人道：“我浪迹萍踪，何有定处？虽复姓申屠，其实并无名号，江湖上相知者但呼为申屠丈耳。”钱生见其谈吐如流，竦然起敬道：

“适间独饮，殊觉意致索寞，不意邂逅间，忽逢老丈，使人佳兴倍添。”于是呼酒对酌。申屠丈仰首一看，忽见壁上题诗，墨迹初干，击节叹赏道：“此必郎君佳作，藻思绮句，不减庾鲍。”钱生含笑不言。

已而夕阳在山，紫萧促归。申屠丈即放杯起身，拱手作别。钱生牵袂恳留，必欲再饮。申屠丈道：“与君萍水相逢，谬承雅爱，但仆高阳酒徒也，一吸五斗。如尊驾必欲入城，即此告辞，倘有僧舍可以借榻，愿卜其夜。”钱生大笑道：“老丈妙人也，六恨相见恨晚，即十口口饮，尚可淹留，何况一夕乎？”申屠丈亦掀髯大笑道：“君虽书生，绝无一些酸腐气，异日青云事业，未可量也。”钱生便令紫萧归还酒钱，并买佳肴数味，美酝一樽，借一幽雅禅房，剪灯细酌。申屠丈高谈阔论，娓娓不倦，直至二更方才就寝。

次日早起，住持长老知是钱公子，不敢怠慢，急忙整治晨餐。二人梳洗方毕，对坐闲话，见一小沙弥走进，口中连说“怪事！怪事！”钱生呼问其故，沙弥道：“适才打从梅花楼经过，闻说店主有

银二十余两，临卧时放在枕头底下，今早起来，分毫未见，只有老夫妇在房，又门户不开，竟不知从何处去了，惊得店主目定口呆，没做理会处。岂不是件怪事！”申屠丈见说，掩口而笑，钱生怪而问之。申屠丈道：“吾恶此老索酒钱甚急，聊戏之耳。”便向沙弥道：“汝去对那店主说，不须烦恼，银子只在床侧右首小皮箱内。”钱生亦未相信，只见小沙弥去不多时，即便回来说：“银子果在皮箱里面，那店老又惊又喜，还说要来谢罪。”钱生与住持始信是实，暗暗惊异。

须臾饭毕，谢过众僧，便与申屠丈作别回家，申屠丈亦不致谢，但云：“敝寓在专诸巷左首第三宅内，翌日午前，望君独枉玉趾，再获一谈。”钱生唯唯而别。及抵家，值崔子文亦至，即告以游虎丘得遇申屠丈，及店家失银一事。子文道：“此乃方士弄术耳，何足为异？”钱生不以为然。

次日如期过访，申屠丈早已倚门相候，延入客座，但闻异香芬郁，沁入襟怀，其罗列器玩，无不珍奇，初不似客游窘乏者，未几进茶，其茶叶碧绿细嫩，香若兰花。叙话移时，复邀入内室。只见陈设肴馔，皆是珍美味，青衣以琥珀杯斟酒，酒色殷红，与杯相映。钱生虽是宦家，其筵席之盛，亦不能及此。

酒过数巡，申屠丈道：“宾主对酌，无以为欢，幸有女乐，令歌以情酒。”言未毕，只见屏后轻移莲步，走出两个美人来，俱年十七八岁，一及红绡，一衣紫绡，云鬓翠蛾，轻盈窈窕，真国色也。红绡妓以金莲杯斟酒奉钱生，扬袂而歌曰：

春风绕象床，春心满洞房，凭谁寄语薄情郎。花既谢兮春昼长，早归来兮勿徜徉。

红绡妓歌竟，紫绡妓以碧玉卮斟酒相劝，手按象板，低低歌道：懒换春衫昼掩扉，看花几度泪沾衣。

别时罗帕空留箴，史见雕梁双燕飞。

歌毕，申屠丈道：“音虽下里，不及阳阿薤露之曲，然郎君工于染翰，愧无珠玉，以宠斯技。”钱生不能推却，乃口占一绝云：

仙洞双妹云剪衣，能歌玉树使人迷。

娇音若在花边落，应遣流莺不敢啼。

申屠丈连声赞赏道：“佳作！佳作！所愧二女子，歌匪金缕，有辱即君，口吐夜珠。”乃令二妓复以巨觥送酒。钱生以妓女立近身边，羞涩不能即饮，红绡妓乃高捧金卮，向着钱生嘴唇一灌而尽。申屠丈亦搏髀高歌曰：

朝出去兮访丹丘，暮归来兮月满楼。

烟波浩浩兮山万里，家四海兮任遨游。

申屠丈歌竟，又向钱生道：“清歌寂寥，不足以为娱，和作舞剑之戏，郎君愿观之乎？”钱生道：“愿乞一观。”只见申屠丈取出宝剑一口，掷在空中，其剑自能回旋飞舞。倏又化作二剑，一舞于左，一舞于右，舞不移时，二剑又相凑而舞，作斗格之势。须臾又变作六七剑，剑剑自舞，而有时往来间杂，无限错综转折之妙，但觉寒光闪闪，悲悲凄凄。既而舞毕，仍是一剑在空。紫绡妓徐徐以手接之。其时日转西轩，暮霞零乱，钱生以不胜杯酌，坚决告辞。申屠丈道：

“归路甚远，亦不敢强留。只是区区天下有心人，他日郎君或有缓急，不妨谋诸我。”钱生道：“仰辱厚暄，敢不服膺。只是老丈留在敝郡，可以不时奉候，万一行旌别指，则山川间之，何以图晤？”申屠丈道：“我明日口一帆遥指武陵，将渡钱塘，或走山阴会稽，或探龙湫雁荡，果是行从未定。但郎君怀一欲见口意，自有会期。”钱生遂即起身谢别。申屠丈送至中庭，复问道：“郎君年将弱冠，未审雀屏曾中否？”钱生摇首道：“尚未受室。”申屠丈道：“以子才貌双

全，簪纓华裔，岂患天佳配哉？然而姻缘前数，只在赤绳一系。吾闻玄妙观新来一梅山老人，能以神相知人过去未来之事，吾子何不竭诚投谒，以卜前程？则姻事功名，一言可以了了。”钱生连声应诺，直至门首，各道珍重而别。

抵胥门已昏暮矣。钱生少处书帷，未尝亲近美色，那一日一见歌妓，不觉神魂飘荡，几不自持。明日会着崔子文、李若虚，告以所见，遂偕往访之，则已门房扃锁，询于邻居，皆云彼原僦居一日，今早已迁移他去矣。三子遂怅然而返。

逾数日，生复邀崔、李同往玄妙观，谒见梅山老人，那老人苍姿白发，骨格清奇，俨然四皓之侣。钱生备陈求相之意，老人即便先看崔、李，口中啧啧道：“二足下神清相旺，甲科无疑，但目下文战未利，一交眼运，必然高捷。”以后相到钱生，老人吃惊道：“这位钱兄自然也是甲科了，只是目下就有一场灾险，老夫意欲直陈，未知可否？”钱生道：“君子问灾不问福，但请老丈直言，切勿隐讳。”那老人不慌不忙说出几句话来，管教：

未来休咎姻缘事，只在神奇一相中。

毕竟老人说出什么话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秋烟婢两度醉春风

诗曰：

别有柔枝惹断肠，春风暗裏惜垂杨。

花阴略做鸳鸯偶，裙底深闻酱醋香。

蹑足轻轻股绣带，残更悄悄赴西厢。

心惊只为愁狮吼，几度叮咛莫显扬。

这一首诗，单道那偷婢的妙趣。常言道：“妻不如妾，妾不如婢。”这是为何？盖因人家有了美貌的侍儿，其妻妒悍的，则不敢偷；不妒的，亦不必偷，唯是妒不深而醋意复不浅，于是灶前廊下，潜窃口脂之香；捧水传茶，轻摸酥润之乳，欲近而不敢近，欲抛而不能抛，暗丢眼色，巧觅私期，较之长夜同眠，无人拘束的，更有情味。况且人家美婢，原不可少，假如有了一个美妻，又有几个美婢跟随，转助其美。就如牡丹，有了娇花，必须绿叶，所以郑康成家有掌笏奏的青衣，白乐天有“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之咏。

闲话休提。且说梅山老人先相了崔子文、李若虚，然后相至钱生，却说道有些灾难。钱生再四恳求直言，老人道：“细看尊相，必然是少年登第，但气色昏滞，主有非罪之灾，幽闭囹圄，虽不久就释，要满七七之期。此后更有客途一厄，虽不致损害，也有一场天大的虚惊。自此稳步云梯，渐入佳境。然看足下今日来意，不特问那功名，兼且为着内助。据观尊相，应有三位贤美夫人，初求甚难，后亦甚易，尚当宽缓岁月，直待高中之后，方得完姻。吾有八句俚言，子须牢记，他日自有应验。”遂取小笺，提笔写道：

青年科第，文章率然；

彼有淑女，遇珠则圆。

雨花菴里，桃叶渡边；
若逢四九，返尔林泉。

写毕付与钱生，连嘱保重。钱生即令从者呈上谢仪，老人坚却不受道：“且俟三君挂绿之后，然后领赏。”三人致谢离观。

于路中，钱生问道：“二兄以梅山风（钅监）若何？”若虚道：“此亦相士套语耳，何足凭信。”子文道，“九畹兄恂恂若处子，每日不离书馆，安得有危厄之事？即此一言，足征其谬矣。”钱生道：“只怕人事不常，难以预定。”正说间，忽遇着同社陆希云，问其何往，希云道：“敝斋前海棠盛开，今日特屈二兄暂辍牙签，诗以赏之。顷造九畹兄潭府，遇尊价紫萧说，与崔李二相公同到玄妙观去了，小弟因即步来相候。”崔子文道：“赏花赋诗正吾党胜事，但有费主人物料，奈何？”钱生道：“明日便是小弟治觞。”希云道：“然则明后日又轮到崔李二兄了。”说罢四人皆大笑，随即同诣陆子斋头。

看到海棠花，果然天艳无比。子文道：“一观此花，宛若西子在前，太真复出。”钱生笑道：“不意范大夫载去之后，李三郎口浴之余，复受仁兄清盼。”希云道：“海棠虽好，允赖三君名士赏鉴。”若虚道：“有此名花，就该有贤主人了。”调笑未毕，酒肴已备，即设席于花下，四人传杯换盏，极尽欢噱。

希云道：“清饮不足以展怀，乞崔兄行一口令。”子文道：“我要海棠诗一句，中有一个花字。”即举杯饮尽，念诗一句云：“只恐夜深花睡去。”若虚道：“要罚三大杯。”子文不服道：“北乃令官，岂有受罚之理？”若虚道：“遇知己，赏名花，可无佳吟？乃效口学究所常道者，岂不该罚？”崔子文大笑，乃把杯连饮三爵，既而分韵赋诗。

酒至半酣，希云道：“青楼中近有一仙人滴下，三兄亦曾相闻么？”三子道：“不知也。乞兄为弟辈言之，其色艺何如？”希云道：“那个妓女，年方破瓜，其容色娇媚，固已远出寻常，加以诗画棋琴，无不妙绝，虽门前之流水接轸，而矜色自高，罕有得其回眸一笑。我辈虽是酸措大，岂有名花在前，不为品题，以作片时之乐？”若虚道：“兄言及此，使弟情兴勃勃，便当订期一访，但不可与九畹偕行。”钱生道：“岂以弟非韵士，故独见却之深耶？”若虚道：“弟辈须髯如戟，若与玉山相并，不无形秽，恐洞中仙子，独垂盼于钱郎耳。”子文道：“少年老成，其如九畹，弟在十四丑岁，即已情恣难遏。”希云道：“钱七家故多姬侍，安知无妖娆儿，偷近郎侧？想那花阴月底，牡丹芽已拨动久矣。”钱生举杯道：“今后有不谈席间事，而涉于他事者，罚以巨觥。”时已日暮，移席斋中，后猜枚掷色，酩酊而散。

将已更余矣，老夫人因冒风寒，早已睡熟。候生归者，在外唯有老仆钱贞，书僮紫箫，在内唯秋烟诸婢。

钱生进入卧房，未及呼茶，秋烟即以橄榄汤双手递至。盖群婢中，唯秋烟善察人意，姿态尤媚。若绣琴，则如牡丹初放，非不妖艳，而肉质颇肥。若桂子，宛如秋水泠泠，素梅迎雪，而清瘦可怜。至于红叶，亦复身材袅娜，秀发修眉，所少者惟躯肤不白，其余若樱桃、彩霞则色之最下，不堪入目矣。

是夜生已半酣，因在席上，被崔李二君百般谐语，引得春心难遏。及归卧室，值秋烟捧进茶来，见其双脸赋霞，手腕如玉，转觉欲火如焚，不能按捺。乃令群婢皆寝，独谓秋烟道：“我今夜醉甚，不能即睡，尔姑留此以伴我。”秋烟道：“往夜官人醉即熟寝，独今夜不能即睡，何也？”钱生注目熟视，笑而答之道：“往时之醉，醉于

酒，今夕之醉，醉于汝。”秋烟道：“语言颠倒，官人真醉矣。”钱生又问道：“春色恼人，欲眠不稳，信有之乎？”秋烟道：“在官人则有之，若奴婢无思无虑，恐玉漏相催，何不稳之有？”钱生道：

“汝谓睡不能稳，亦有说乎？”秋烟道：“鸳鸯衾里，尚少一捏就、玉琢成的小姐，免不得倒枕槌床，岂能眠稳？”钱生道：“今夜权以汝作小姐，何如？”秋烟低鬟微笑，以手弄其裙带。钱生即忙向前搂抱，秋烟半推半就，低低说道：“只恐柔枝不胜风雨。”钱生乃去其褰衣，抚摩之际，惟觉嫩蕊初枝滑润如锦，于是银扣松开，□胸全露，绣鞋高卧，纤指按腰，哪管桃浪之翻残，一任灵犀之欢合。两意绸缪，不待言矣。

钱生与秋烟之调戏也，群婢皆寝，独绣琴假寐而不卸衣。盖桂子、红叶，俱年十五，情窦尚浅，唯绣琴最长，而芳心已盛，往常爱生俊雅风流，实有仰上之意。是夜见生独留秋烟在房，不能无疑，乃悄悄潜立于纱窗之外，以窥其动静。及其阳台既赴也，遂于窗缝窥之。只见生之下体洁白如雪，初合之时，若艰涩而不能即进者。但闻秋烟口中作呻吟之声，徐徐问道：“纵容些？”钱生应道：“且耐片刻。”有顷，只见柳腰轻摆，玉筋频抽，又闻生问秋烟道：“汝乐否？”秋烟摇首而不言。钱生道：“我但觉津津有味。”既而残灯半明，不能备张，但闻帐钩摇响，笑声吟吟而已，斯时绣琴已是十分情动，虽津唾屡咽，而裙裤之内，蔷薇玉露，浸溢于旁，只得和衣而睡，亦不能窥其云雨之毕矣。将至鸡鸣，秋烟与生重订来夜之期，潜归寝榻。

至晓，钱生约那崔李共设席于陆宅，以答敬希云，兼不负海棠之盛。方早膳毕，钱贞报说郑相公来望，钱生急忙整衣出迎，叙话良久。

郑秀才道：“近日有一名妓来自维杨，年方二八，姿容技艺，样样皆精，所居就在胥门外，倘贤弟得暇，何不同去一访。”钱生因为有酒，约以异日。郑秀才又道：“凡人读书，虽不可不用功，亦不宜拘拘然如道学腐儒，终日正襟危坐，当此暮春如煦，便是圣门的曾点，也有‘浴乎沂，风乎舞雩’之兴，况在我辈。或衍衍，或琳宫，不妨偷闲随喜，惟在心有准绳，便不弃失正事。且以贤弟这样敏慧绝伦，亦不必埋头苦心。岂可以青年而便形如木偶。”钱生道：“先生所谕极是。”须臾换茶，郑即起身别去。原来这郑秀才就是钱生的业师，讳叫文锦，字曰心如，虽有时名，为人奸诡异常，见利忘义，专要诱人欺赌，却在内中取利，乃儒而小人者也。钱生自郑业师去后，因崔子文遣价频催，亦即赴酌。是晚，句联五字之奇，饌罄八珍之美，知己畅怀，亦不必细话。

且说秋烟姐，往常不情不绪，或停针凝想，或对月攢看，虽是年及破瓜，亦为赋情特甚。自为钱生御后，不觉姿容愈媚，笑靥时开。惟有绣琴心怀不足，乘间诘之道：“往日妹妹眉头锁翠，愁思居多，今日为何说也有，笑也有？”秋烟道：“忧乐乃人之常情，彼此异时，姐姐何消诘问？”绣琴道：“我前日闻官人在书房中读书，口中频诵两句，道是：‘有女怀春，吉士诱之。’我不解书义，问于官人，官人便解说道：‘有女者是有个女子，怀春者是思想丈夫，吉士是文雅的郎君，诱之是哄诱女子做那件勾当。’我只道是官人戏言，由今看来，信不差也。”秋烟道：“想是姐姐芳心已动，故晓得不差，若妹子年虽十六，并不知道怀什么春。”绣琴道：“妹妹是个无思无虑、惟恐玉漏相催的，与我心动者原不相同。”秋烟知其讽刺有因，顿觉双颊晕红，面有惭色。绣琴道：“我和你自小进门，情厚如嫡亲姐妹，谁料昨夜之事，便要瞞我，哪晓得其间详细，我已悉知

了。”秋烟道：“岂敢瞒着姐姐，这样事我并无心，只为官人逼勒，没奈何，逆来顺受。”绣琴道：“妹妹是有福之人，所以主人见爱，但不知此事果有趣否？”秋烟低了头，含笑不答。绣琴道：“只我两人在此，又无别个，说亦何妨。”秋烟道：“起初时，内中疼痛紧涩，甚是难禁，以后便略略有些趣儿。”绣琴道：“这样一个风风流流、唇红面白的俊俏郎君，不知是那一个有福的小姐受享，却被你先尝了甜头，只觉太便宜了些。”秋烟道：“既是姐姐十分羡慕，我今夜做个撮合山，也成就了你的好事，何如？”绣琴斜觑了秋烟一眼，嘻嘻的笑道：“我逗你耍，你便要拖人下水，只怕你也难舍。”两个调谑正浓，忽闻老夫人呼唤，遂各散去。

且说当晚，钱生赴席，因有秋烟在心，便以魏夫人染恙为辞，黄昏时候，先别而归。却值老夫人病体稍痊，尚未安寝，只得进房间候。夫人道：“汝终日看花觅友，饮酒赋诗，却不可废了正业。”钱生道：“儿亦懒于应酬，奈何同社相邀，难以固却。”夫人道：“既做了一个文士，那诗词歌赋，原不可不晓，但闻先贤未第之时，未尝不以举业潜心，孜孜矻矻，俾夜作昼，直待成名之后，方可寻章觅句，聊以养性陶情。今汝弃本务末，玩时愒日，措心于无用之地，不唯负尔母之训，而何以慰先人于地下乎？”钱生道：“仰聆懿诲，敢不书绅，自今儿即杜门却客矣。”言毕，急欲抽身辞出。老夫人偏又留住，将那家务细谈，直到更阑方得告归寝室。

连声唤茶，秋烟心虽要往，唯恐绣琴嘲笑，反推樱桃捧进。钱生道：“谁要你递茶，老夫人正要安置，汝等自去侍候，只与我唤那秋烟来。”樱桃便连声叫唤，秋烟故意慢慢的不动身。绣琴戏道：“秋烟姐不要误了良时，正所谓佳刻已到也，双双请上床。”秋烟道：

“姐岂无心，何独见谑？”须臾又闻催唤，方走进房，只见生已盥手

浴脚，便要秋烟上床同睡。秋烟推拒不肯。钱生乃双手搂定道：“汝岂怪我耶？”秋烟道：“官人以千金之躯，即仕宦求婚，犹遴择而不屑轻许，今乃爱一贱婢。奴所虑者，唯恐属垣有耳，使风声漏泄于老夫人知道，那时秋烟亦甘心受责，其如有玷于官人。”钱生道：“我既作主，谁敢多言。即使老夫人他日知之，自有我在，决不致加罪于汝。当此千金一刻，你不要假惺惺，把那良时虚过。”遂灭银灯，下绣幌，解带卸衣，共枕而睡。当晚云雨之情，虽鸳鸯之在兰苕，翡翠之在云路，不足以喻其欢娱也。钱生屡屡笑问“何如”，秋烟娇声婉转，态有余妍，仍恐有人窃听，但点首而已。

且不说罗帐欢情，再表绣琴姐，无限春心，勉强展衾而卧，朦胧之间，忽遇生来，连呼道：“秋烟！秋烟！我特来寻你。”遂抱住求欢。绣琴亦将错就错，不与分辨。刚赴阳台，又值老夫人走到，遽然而寤，乃是南柯一梦。惟见几上残灯半明半灭，窗上月光射进，照见床头孤衾寂寂，不觉长吁了数声。正是：

冰簟银床梦不成，碧天如水夜云轻。

雁声远过潇湘去，十二楼中月自明。

自此钱生每与秋烟乘间邀欢，亦不必细述。只见魏夫人亲责，果然茧足书窗，那有朋侪探望，亦托言他出。

忽一日，陆希云遣使致书，钱贞知是社友，特为递进。生接书拆开，看云：

外日花间良晤，足快千古，惜乎文旆速返，使花神寂寂，未免笑钱郎情薄也。所云青楼丽人，弟虽偶逢半面，然非佳公子，不足以邀其倾城一笑。特于翌午！煮茗焚香，以迓从者，牵伊绮袖，请闻子夜新歌。醉子霞杯，求吐青莲妙句，恐误芳辰，入行相汀，届期愿俟，莫滞高轩。

钱生看毕，知道书中之意，就是前日席上所谈的妓女，但不知那郑心如所说的，可是她否？即忙写书回答：“料因知己相招，不能推却。”要知生访那妓女果是如何，且待下回便见分晓。